



马街村的内景

农历正月十三，是已有 700 多年历史、一年一度、国内规模最大的民间曲艺艺人的盛会——马街书会开街的日子。这一天，来自河南各地乃至全国的民间艺人会赶往河南省宝丰县这个曲艺行当的“圣地”，“以天为幕，以地为台，说拉弹唱，写书亮艺”。

2 月 26 日，怀着“朝拜”的心情，记者来到了心仪已久的马街书会现场。上午 8 点 50 分，站在书会现场高处向四周望去，在一片广麦田的映衬下，书会现场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将大路和阡陌涌动的人流吸引过来，场面甚是壮观。

今天的马街书会是个啥

马街书会现场设在宝丰县城南 10 公里的马街村周围的麦田里。在 2006 年，马街书会被列入国务院正式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

书会现场，首先引起记者注意的是，由官方搭建的擂台赛舞台和平顶山市法制宣传的舞台以

及两家演出公司搭建的两座封闭式马戏大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艺人多是站在椅子、桌子或者三轮车上，还有的就站在麦地里，拉起一块既表明身份又兼有广告作用的幕布，便开始了自娱自乐的演唱。这也正是马街书会“以天为幕，以地为台”经典描述的再现。

不过，更能引起记者关注的事情是：整个书会现场充斥着民间艺人的表演以及其他的文化表演项目，还有场外不断涌动的人流，沿路上售卖各种农产品的摊贩，各种特色风味的食摊。这一切都使得马街书会的主体似乎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亮书写书”，而成为了一个富有中国乡村文化特色的大 party，或者说是一个中国式的嘉年华。显然，这种变化既不以某些专家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政府的意愿为准绳，而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为根本，沿着时代特有的节律在运演着。

其实，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其他多

元化文化娱乐活动的增加，马街书会这种传统的曲艺表演形式受到冲击在所难免。书会现场，一位家住马街村，在宝丰县城读高中二年级的男孩对记者说，他每年都会来看书会，但他现在感觉看得不过瘾。与他这种不过瘾相呼应的是，

今年整个演出现场，民间艺人表演项目，有 100 多位民间艺人在参加现场的擂台赛，然而，民间艺人不断减少的窘况无法回避。

在演出现场外的麦地里，记者遇到了来自临近的鲁山县的四口之家，他们席地而坐，边休息边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食物。这家的男主人对记者讲，他家几乎每年都会来马街看演出。因为交通管制，他们开来的三轮车停在了好几里外的地方。而他的母亲似乎对记者的采访更有热情，问记者从哪里来的。说起马街书会，她的脸上泛起了自豪的神情。她说，虽然现在表演的艺人不如以前的多，但能来看一看

也很满足。有趣的是，与艺人之少相对应的是，观众之多超出了记者的想象。根据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的数字，当天现场至少有 10 万人。

“艺人少，观众多”的现状，既凸显了今天马街书会的尴尬，也反映出农村文化市场的巨大需求。在书会现场，马戏大棚的一张演出门票是 5 元钱，棚内的演出内容也无非是些歌舞节目，但在主人颇有电视购物韵味的吆喝声中，人流不断，生意兴隆。由政府部门搭建的舞台前也是人山人海。这说明，在马街，为了看一场演出，当地农民并不差 5 元门票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把马街书会办下去。

马街书会怎么办

马街书会能够延续 700 年，这本身就表明，它是一个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且与时俱进的产物，其发展形态和内在机理一定是适应了历史或是现实的社会发展水平，否则不可能演化到今天。即使在今



《蝶》变：中国式音乐剧的故事

本报记者 程丽仙

舞台上，他们与中国爱情传说里的男女主角同名——梁山伯、祝英台，但他们的相遇不在书院而在一个叫“世界的尽头”的蝶人群居地。他，是一个浪荡的吟游诗人，而她，是一个将走上婚礼祭坛的蝶人新娘。

这就是大型音乐剧《蝶》。“梁祝题材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也符合国际化的审美习惯，所以我们选择了用音乐剧这种现代艺术形式讲述中国古老的爱情传奇。”《蝶》剧制作人、北京松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李盾说。

《蝶》的号召力在自身不在大腕

3 月 3 日、4 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的《蝶》，是该剧自 2007 年首演以来的第 6 个版本。“和以前版本相比，第 6 版最明显的变化是时间长度从原来的两个半小时剪到了两个小时。”李盾告诉记者，“我们重新调整了舞蹈、演唱、表演等成分在剧中的比例关系，让物性格更清晰、表达手段更简洁，在服装、道具的运用上也做了改进。这是定格版本，今后会据此做外文版。”

3 年前，《蝶》剧曾“南飞”至广东东莞，在玉兰大剧院耗时 3 个

月进行排练，并完成了后期制作，同年 7 月在东莞首演。之后，在北京、上海、深圳、哈尔滨等城市巡演 170 多场。

“音乐剧是现场娱乐，就是要好听、好看、好玩，让观众能看懂、被感动，甚至能从剧中找到自己，而不是一味地讲道理。”李盾说，“通过《蝶》的巡演，我们希望这样的理念能深入人心，并树立起中国音乐剧的一个标杆。”

在中场休息时，记者听到有观众感叹：“唱得真好！是现场唱吗？祝英台是谭维维唱的吗？”

超女”谭维维在第 6 版《蝶》中主唱祝英台，而在 3 年前，她还只是合唱之一。“《蝶》的女主角换过好几个，都是自然原因不得不换，比如出国、结婚生子等。”李盾说，“选谭维维主唱，是因为她的水平到了，合适这个角色。”

确实，就音乐剧观众群的年龄层看，谭维维这个名字算不上吸引点，更多的是宣传推广上的一个说辞。这正符合李盾一贯的思路——不靠大腕提高《蝶》的票房。“电影需要腕儿才有票房吸引力，《蝶》不需要。作为中国自己的音乐剧，《蝶》的票房号召力在其本身，而不是由谁主唱。我最想看

天看来，马街书会也是说唱艺人通过“亮书写书”和雇主洽谈推销作品的展销会，深具时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各种商业化演出团体对马街书会的参与，包括有关政府部门利用这样的平台宣传国策都无可厚非。或者说，马街书会演变成一个大 Party 是有合理性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彰显马街书会所具有的“非遗”价值，回归马街书会的本相。

首先，马街书会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或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马街村等周边村民几百年流传下来的乐善好施的美德（在马街村民的眼里，正月十三这天才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大年”。每年一过正月初五，马街村里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打扫庭院，准备接待艺人，管吃管住，分文不取）；如果没有当地村民有“写书还愿”的习俗（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了难事，往往要在神前“许愿”，求得神灵的保

佑，如果神遂人愿，当地民众就请到自家家中进行表演，借此表达对神灵的谢意），就不会有马街书会的今天。

马街书会对马街人来说，已成为其生活中的一部分，离不开、扯不断。正如马街人张满堂所说的那样：“书会是童年的梦，这个梦在心灵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永远也抹不去。”因此，如何将马街书会这样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文化遗产形态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再次紧密联系起来，不仅是马街书会能否继续传承与发展的关键，更是当地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并尽快解决的大问题。这要比修个牌楼挂几块牌匾复杂的多了。事实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间化和日常生活化也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性保护的唯一出路。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的充分认识。提起马街书会，马街村的村民除了自然流露出来的自豪感以外，更多的是对脏乱村貌的不满。他们表示，虽然马街书会年年搞，也来了很多的人，但不会到村里来买水吃饭，环境上一直没什么变化。尽管如此，马街村仍然有张满堂这样的村民，十几年来热心关注马街书会的建设和发展，还成立了以他为首的“马街说书研究会”。

因此，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政府首先要转变职能，强化服务，做好规划，搭建平台。淡化政府组

综合资讯

敦煌市十万元全球“征赋”

本报讯 3 月 15 日，由新国风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联合敦煌市旅游资源，打造全新的文化名片。组委会有关人士则表示，之所以选择赋这种文体是因为它比较厚重大气，能够包容敦煌“盛大辉煌”的寓意。据介绍，“征赋”活动结束后，有关方面将邀请国内知名书法家书写获奖作品并刻成碑文，竖立于敦煌博物馆。（小 齐）

澳大利亚文学周举办出版论坛

本报讯（记者程丽仙）为了建立和扩大澳大利亚与中国出版界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分享中澳图书出版的信息和知识，扩大贸易合作机会，澳大利亚大使馆于 3 月 10 日至 11 日举办了中澳出版论坛。该论坛是 2010 澳大利亚文学周（3 月 8 日至 14 日）期间重要的商务活动之一。澳大利亚多家出版社及中国出版界相关人士受邀与会，就中国文学的网络环境

变化、两国出版商如何从创新视角树立自有品牌等话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和讨论。

据介绍，该论坛在促成中澳之间版权合作方面颇有成效，如去年澳大利亚的童书《波利哈姆》（Bollygum）成为广东全民阅读工程的首部外国图书，首印数 50 万册。而今年，澳大利亚作家艾里克斯·莱特（Alexis Wright）正与中国译者合作准备出版中译本。

要大大提高产量，为明年的音乐节做准备。”周汉标告诉记者。

“一件玩具可以用东莞的生产流水线加工出来，艺术产品为什么不可以？”周汉标说，“我们借鉴了经济发展上‘筑巢引凤’的策略，整合国内外音乐剧创作、生产、营销资源，吸引国内外著名音乐剧艺术家在东莞创作、生产和推出，采取了‘政府扶持、基地整合、企业投入、项目办团、院团合一、院线运作’的崭新模式。”

从玉兰大剧院飞出的“蝶”，从东莞飞到了中国其他城市，又从中国飞到了韩国并将飞往意大利，从一般商演舞台飞向了世博会演出舞台……对东莞而言，《蝶》不仅是一台音乐剧，它更象征着一个城市的新形象。



《蝶》剧照

本报记者 崔成泉 摄

仅有网络直播还不够

黄晓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由万万编剧、任鸣执导、丁志诚等主演的小剧场话剧《关系》还是如期在网上直播了。从目前各方的反馈来看，当晚直播的效果还不错，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网友都在网上观看了这一话剧，跟贴留言多达 700 多条。尽管有些网友认为网上看视频的感觉终究比不上现场，但也有不少网友认同这一方式：“虽然没去现场挺遗憾，但网络直播还是让我过了把戏瘾。”“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的话剧，方便我们这些人不容易看到现场话剧的人。”这样的声音也不在少数。

另外，根据新浪网的调查，有 92% 的观众表示，“如果剧目演到自己所在城市，会去现场感受话剧魅力”，有 64% 的网友认为“看了网上直播，更想走进剧场。”

应该说这样的效果基本达到了此次网络直播的目的——让更多的入欣赏到话剧，从而推广话剧。

的确，在剧场资源紧缺，市场创作不够繁荣，票价也不够亲民的今天，看话剧并不普及。对于多数市民来说，他们仍然处于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话剧艺术的境地。如何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繁荣

题的存在，使得观众即便走进了剧场，欣赏的也未必是精品，不是精品必然留不住观众，话剧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

而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借助各种媒体的力量来推广话剧不失为良策之一。正如导演任鸣所说，话剧也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成为一个“穿长衫”的古人。

不过，在笔者看来，话剧艺术要想真正迎来繁荣兴盛，仅有网络直播还是不够的。众所周知，话剧艺术不同于电视剧或者电影，它是一门现场艺术，舞台布景、灯光音效以及和观众的现场互动都是独一

无二的，这也正是话剧艺术的魅力所在。网上直播虽然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话剧，但却远远不能展现话剧的全部魅力，观众最终还是要走进剧场的，也只有这样，话剧才能迎来真正的繁荣。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事实是，除北京、上海外，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包括许多一线城市，都没有专门的话剧剧场，话剧创作团队更是

凤毛麟角。对于那里的人们来说，即使从网上了解到了话剧艺术，也没有机会到现场去感受它的魅力，很多时候他们唯一能够期盼的是，一些知名话剧能够巡演到他们的城市。就是在北京、上海这些话剧氛围相对浓厚的城市，能演话剧的剧场也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不仅少而且分布不均匀，许多人为了看场话剧不得不跑大半个城市，再加上堵车，时间成本和路途遥远常常让他们对话剧望而却步。

而从话剧自身的创作上来看，也面临着种种的问题，如戏剧形式比较单一，不够丰富；话剧创作者与市场脱节，往往过多强调个人思想的表达而忽视观众需求；话剧创作人才老化和流失严重等，这些问题

的存在，使得观众即便走进了剧场，欣赏的也未必是精品，不是精品必然留不住观众，话剧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

92% 和 64% 显示了网友们想了解话剧的良好意愿，但如何让这种意愿变成事实才是话剧繁荣的关键所在。如果在推广之前未能把产品这个基础做好，繁荣就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从这个意义上讲，仅有网络直播是不够的，话剧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才是关键，而这还需要所有的戏剧人以及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